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Terry Eagleton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华明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华明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英)伊格尔顿著;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978-7-100-09793-2

I.①后… II.①伊…②华… III.①后现代主义—研究 IV.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2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华明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93-2

2014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½

定价: 22.00 元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本书根据英国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1997 年版译出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

2 总序

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

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

4 总序

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致中国读者

我高兴地向中国读者介绍我关于后现代文化的研究,这特别是因为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和范围广泛的术语,它已经被用来涵盖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它同时是一种文化,一种理论,一种普遍敏感性和一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说,人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主义本身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应,它远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消费的市场。它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和反讽的。它代表了在一个发达的和变形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一般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最终结合;它不喜欢现代主义那种“纯粹的”、自律的风格和语气。某些该运动的倡导者把它看作是一种受欢迎的艺术的民主化;其他的人则把它斥责为艺术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主义和商品化的全面投降。

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对于大一统的政治信条

2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和专制权力的激进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则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对于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真理、现实和身份的概念的犬儒主义抛弃，这个资本主义秩序感到这些东西只是它获取利益和进行统治的冲动的障碍。

关于如此复杂的一种文化现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完全西方的甚至美国的思潮呢，还是具有更多的全球意义？它代表了一种与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性”时期的彻底决裂呢，还是仅为这些思潮的一个最新阶段？它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保守的，还是既激进又保守呢？后现代主义中的多少东西已经被现代主义所预料？如果后现代主义拒绝一切哲学基础，那么它如何能够给予自己合法地位？它是像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的那样，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还是像其他人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不稳定力量，它预示了一种与历史和道德信念的犬儒主义背离，还是它对快感、碎片、身体、无意识和大众化的关注指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前途？

本书旨在提出一种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不是仅仅提供一种对于它的阐述。它考查后现代主义某些关键的理论信条，对它们具有多少合法性和有用性进行评价。在后现代主义中有多少东西只是流行的和短暂的，又有多少东西具有持久价值？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改变的社会，正在努力寻找用以理解这个历史变化的最佳概念构架。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构架，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某种兴趣。但是，也许对最新流行的无论什么东西抱有一点怀疑态度总是可取的：今天激动人心的真理是明天的陈腐信条。那么，我这本书为了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历史视角中进行观察，努力保持了与它的一段批评距离。

如果这个批评被证明对于我的中国读者是有某些用处的，那么我将非常高兴。

特里·伊格尔顿

前 言

vii

后

现代主义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术语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某些人主张的这种观察方法有其现实的物质条件:它源自西方向着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向着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压倒了传统制造业,经典阶级政治学让位于一种“身份政治学”的分布扩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这种文化具有多大的支配性或者流行性——它是一直发展下去,还是仅仅表现为当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2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对我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这个区别似乎是有用的,但它不是我在本书中所特别注重的。我倾向于坚持使用较常用的术语“后现代主义”来概括这样两种事物,因为它们显然是密切相关的。但在这里,我的兴趣更多地是在思想而不是在艺术文化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对个别艺术作品进行讨论的原因。也没有对个别理论家进行很多讨论,某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奇怪。但是,我的注意力不是在于后现代哲学较为陈腐的公式,而是在于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或者背景或者甚至是敏感性。我所考虑的不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较为纯哲学的发挥,而是今天特殊类型的学者很可能会信奉什么;虽然我认为他们信奉的东西很多都是虚假的,但我还是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论述,即把他们当作原先从来没有信奉过它一样来说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谴责后现代主义时不时地假设它对手的立场或者把它对手的立场加以漫画处理,这是一个能够反过来用于我自己论述上的指责。但这部分是因为在我视野中的正是这种“流行”品牌的后现代思想,部分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混合现象,以致于你所主张的作为这个现象一个组成部分的任何东西,对于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来说几乎注定都是不真实的。因此,我归之于一般后现代主义观点中的某些说法,很可能与个别理论家的著作符合,或者也可能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它们构成了这样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这个范围内,我不认为自己犯有过分歪曲的罪过。相反,虽然我在这个论题上的评论一般说来是否定的,但是,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予后现代主义以它应该得到的东西,在注意到它的弱点的同时注意到它的力量。虽然按照我的观点,这不只是一个是前——或者反——后现代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反对它而不是赞成它的问题。正

如“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不只意味着你已经把现代主义决定性地留在了身后,而且意味着你已经从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到达了一个仍然明确以它为标志的地方,这样还可能有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它ix
从后现代主义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到了大约是它出发的那个地方,这种前—后现代主义绝不是根本没有变动的同一个东西。

后现代主义的力量部分是它存在着这一事实,而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否如此还是更有争议的。请黑格尔原谅,似乎目前现实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是不现实的。通过这一研究,我已经从一种宽泛的社会主义观点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评价;但这当然不应该被看作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相反,它现在也许是比它动荡生涯的任何阶段更加让人讨厌和不切实际的一种观念。假装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鲜活的政治现实,或者假装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景,至少对于现在,绝非极其遥远,都是一种理智的欺骗。在这样的环境里,放弃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想象,要比欺骗坏得多,默许当代世界这惊人的混乱局面也是如此。那么,我不是说我们手头已经拥有代替后现代主义的完全成熟的东西,而只是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人们不必是一个坚信的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同意这一点。

最后,有一句话可以给予我的对手以安慰。我已经试图从一种政治和理论的观点,而不是以某种平庸的常识性反应的风格,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也许不可避免地,我所主张的某些东西将受到保守分子的支持,他们出于我自己认为是所有最可耻的理由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攻击。毕竟,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必然会共享某些相同立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不可比较。例如,激进分子是传统主义者,如保守分子同

4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样也是;很简单,他们坚持的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激进分子不应该相互批判,以免让反动分子感到高兴,他们应该记得基于机会主义而不是基于真理的一种政治学说的局限性,无论他们多么喜欢把真理这一术语放进吓唬人的括号里。如果保守派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的确发现他们自己衷心拥护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我将非常高兴。

本书中最为后现代主义的方面是它毫无羞耻的自我剽窃。虽然大部分文本是独创性的,我还是从我自己以前的某些著作中偷盗了某些内容,它们载于《伦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每月评论》,《文本实践》以及《社会主义者名单》。我必须感谢这些刊物的编辑们,他们慷慨地允许我转载,我还希望根本没有一个读者订阅这些刊物。我也深深地感谢彼得·杜斯和彼得·奥斯本,他们阅读了本书手稿,并且提出了某些极为有用的建议。

特里·伊格尔顿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起因	5
第二章 犹豫	27
第三章 历史	55
第四章 主体	81
第五章 谬论	107
第六章 矛盾	148
注 释	153
索 引	157

前 言

vii

后

现代主义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术语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某些人主张的这种观察方法有其现实的物质条件：它源自西方向着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向着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压倒了传统制造业，经典阶级政治学让位于一种“身份政治学”的分布扩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这种文化具有多大的支配性或者流行性——它是一直发展下去，还是仅仅表现为当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